

古文讀本

第一集



古文讀本

第一集（修正版）

目錄

周文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左傳	一
石碯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傳	三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左傳	四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六
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左傳	七
論學習	論語		八
論孝悌	論語		十七
論忠信	論語		十九
論禮義	論語		二〇
論廉恥	論語		二一
君子安而不忘危			二三
孟子節錄			二七

秦文

馮諼客孟嘗君 戰國策 三二

漢文

禮運大同篇 禮記 三六

學記 禮記 三六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四二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四二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四三

管晏列傳 史記 四四

說苑節錄 四八

誠兄子嚴敦書 馬援 七三

前出師表 諸葛亮 七四

誠子書 諸葛亮 七七

六朝文

陳情表 李密……………七七
 歸去來兮辭 陶淵明……………七九

唐文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八一
 陋室銘 劉禹錫……………八三
 雜說四 韓愈……………八三
 師說 韓愈……………八四
 祭十二郎文 韓愈……………八六

宋文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九〇
 岳陽樓記 范仲淹……………九一

義田記	錢公輔	九二
才德論	資治通鑑	九五
訓儉示康	司馬光	九六
朋黨論	歐陽修	九九
瀧岡阡表	歐陽修	一〇二
留侯論	蘇軾	一〇六
前赤壁賦	蘇軾	一〇八
後赤壁賦	蘇軾	一一〇
三槐堂銘	蘇軾	一一二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一一四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一一六

明文

賣柑者言	劉基	一一八
尊經閣記	王守仁	一一九
訓蒙大意	王守仁	一二三

清文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一三五

原君 黃宗義 一二七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一三〇

師心自用 劉開 一三三

為學一首示子姪 彭端淑 一三三

勤訓 李文炤 一三五

病梅館記 龔自珍 一三五

原才 曾國藩 一三七

附錄

德育故事緒餘 一三九

周文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石碣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左傳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齊師敗績。

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

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

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論學習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而第一）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第一）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第一）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第一）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第一）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第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第二）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第二）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為政第二）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第五）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蔽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第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第五）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第六）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第六）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第六）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第六）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第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而第七）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第七）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第七）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第七）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述而第七）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泰伯第八）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第八）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第八）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罕第九）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罕第九）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未何遠之有？」（子罕第九）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先進第十一）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第十三）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憲問第十四）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

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第十五）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第十六）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遠其子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陽貨第十七）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第十七）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第十七）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第十九）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第十九）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第二十）

論孝悌 論語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第一）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第二）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為政第二）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政第二）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第一）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為政第二）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第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子張第十九）

論忠信 論語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第七）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第一）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第一）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第一）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衛靈公第十五）

論禮義 論語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第一）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第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第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泰伯第八）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第四）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衛靈公第十五）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季氏第十六）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第十七）

論廉恥 論語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述而第七）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里仁第四）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第四）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第七）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第十一）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第四）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憲問第十四）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第四）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第八）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問第十四）

君子安而不忘危

論語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衛靈公第十五）

易傳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系辭下傳 第五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系辭下傳 第七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系辭下傳 第十一章）

左傳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襄公十有一年）

孟子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告子下）

說苑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

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敬慎）

孟子節錄

仁者無敵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梁惠王上)

君子三樂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盡心上）

專心致志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告子上）

魚與熊掌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告子上）

揠苗助長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

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丑上）

齊人驕其妻妾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離婁下）

指不若人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謂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告子上）

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秦文

馮諼客孟嘗君 戰國策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

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惛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

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廡，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

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

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漢文

禮運大同篇 禮記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學記 禮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誨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肆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占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

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

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

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蠱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

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

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縲，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閑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

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禦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方晏子伏莊公屍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

在，餘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說苑節錄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君道）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君道）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

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君道）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山上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君道）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

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亡國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君道）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君道）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政理）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政理）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政理）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政理）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

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政理）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臣術）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

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臣術）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

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臣術）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政治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

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人民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建本）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大棰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

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建本）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眾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禦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具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復恩）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跡不等者，所任異也！

是故成王處緇祿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五十年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塚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

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眾，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尊賢）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拙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

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怒願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有人不忠信重厚而多智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義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智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尊賢）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尊賢）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尊賢）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如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於，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尊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

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正諫）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正諫）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之謂也。（敬慎）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敬慎）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

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敬慎）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敬慎）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敬慎)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至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雲：「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至公）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至公）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污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而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至公）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眾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

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至公）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至公）

子羔為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至公）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則。彌子瑕之母疾，人聞，

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雜言）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鎬，鄴、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雜言）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鬥。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雜言）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為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為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雜言）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雜言）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雜言）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

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

其禮乎。」（雜言）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雜言）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眾言不逆，可謂知言矣；眾向之，可謂知時矣。」（雜言）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雜言）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

者黑。君子慎所藏。（雜言）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

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

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誠子書 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六朝文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耆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茕茕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床蓐；

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

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歸去來兮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唐文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

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我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

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

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升斗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

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而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我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病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長；成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宋文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工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

在蠱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

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

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

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

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

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

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族之人瓢囊為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才德論 資治通鑑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

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

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

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

禦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柰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鮒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

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遍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

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竝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

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

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

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

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

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唯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

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

不可勝數。雖有貴、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材，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

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

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

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臬，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

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

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

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

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臬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

是銘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

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述，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

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

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之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

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哉？

明文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煜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

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

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

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

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

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

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勾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訓蒙大意 王守仁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喜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

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訓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

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為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為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清文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

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鑿，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原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

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視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滕，固扃鐺，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為生我家！」

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嘆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

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忤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忤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

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師心自用 劉開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學有未達，強以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則終身幾無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人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惟師心自用耳。

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失，寧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為害於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問說）

為學一首示子姪 彭端淑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勤訓 李文炤

治生之道，莫尚乎勤，故邵子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言雖近而旨則遠矣。無如人之常情，惡勞而好逸，甘食褴衣，玩日愒歲。以之為農，則不能深耕而易耨；以之為工，則不能計日而效功；以之為商，則不能乘時而趨利；以之為士，則不能篤志而力行；徒然食息於天地之間，是一蠹耳。夫天地之化，日新則不敝。故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誠不欲其常安也。人之心與力，何獨不然？勞則思，逸則淫，物之情也。大禹之聖，且惜寸陰，陶侃之賢，且惜分陰，又況賢聖不若彼者乎？

病梅館記 龔自珍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

直則無姿；以斂為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殀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梅之斂、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糝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

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原才 曾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戰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嚮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嚮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于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

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附錄

德育故事緒餘

孝篇【緒餘】

夫孝、德之本也。說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試觀烏鳥反哺。羔羊跪乳。禽獸尚知孝。可以人而反不如乎。

孝篇【緒餘】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故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五孝惟庶人始言養。蓋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必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保令名。斯可以謂孝。而悌忠信禮義廉恥。皆在其中矣。易言之。則不悌不忠不信。無禮無義無廉無恥。皆為不孝爾。

孝篇【緒餘】

孝者。所以事親也。人子之身。父母之分身也。不孝父母。則此身之根本已失。有身如無身矣。父母之身。祖宗之分身也。孝父母、即孝其祖宗矣。而女子之孝。則尤有進。在家則孝其父母。出嫁須孝其舅姑。蓋以

夫者。舅姑之分身也。人每愛其夫。而以舅姑謂無生身之恩。愘然置之。抑思舅姑之育夫。猶之父母之育己也。夫婦一體。而謂可忽乎哉。女子以節孝為主。萬善百行。惟孝為尊。故八德以孝先焉。其各勉之。

孝篇【緒餘】

女子之孝。不僅溫清定省而已。凡各項事務。與父母舅姑。有切實關係。皆當挺身擔任之。惟情有難易之不同。如未嫁時。倚父母以生存。則奮不顧身。以急父母之事。乃良知良能之發現。猶親親之本心也。迨既嫁以後。有夫與子以牽其情。此時對於父母。亦奮身急事。一如未嫁時。則其至性。不為私念所奪。若非有毅力者。曷克至此。至子婦對於舅姑。似無毛裏之屬。未蒙撫育之恩。無非敬夫所尊。愛夫所親已耳。乃能推孝父母之心以孝之。修人補天。尤恒情所難。而至孝之人。則無所謂難者。由

其深明夫婦一體之義爾。

悌篇【緒餘】

夫弟、德之序也。如韋束之次第也。革縷束物謂之韋。展轉環繞。勢如螺旋。而次第之義生焉。故說文象形。韋五束。衡三束。束之不已。則有後先次第也。引申之為兄弟之弟。為豈弟之弟。弟有順遜義。故善事兄長為弟。增作悌。示人以心中不忘先後次第、須順而遜也。君子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上長長而民興悌。徐行、後長者謂之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悌。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悌篇【緒餘】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

下之為人兄者也。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夫子之教弟子。孝之外即在於弟。故責原壤以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是悌也者。在家則謂善於事兄。出外則謂善於事長。舉凡年長於我。分長於我。職長於我者。固無論已。推之德行長於我。學問長於我。皆長也。悌道實包括師傅及長官言之。故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悌篇【緒餘】

悌者。所以事長也。無論伯叔姑姊兄嫂師友。凡長於我者。皆應敬以事之。而友愛若弟若妹。以及兄弟之子女。姊妹之子女。皆在於悌道之中也。女子之悌。當更有進。蓋于歸以後。以夫家為家。無論舅姑二人之兄弟姊妹。皆為長親。即妯娌之間。姑嫂之間。嫡庶之間。以及妯娌姑嫂嫡庶之子若女。皆無不包括於悌道之中。所謂愛屋及烏。懷其少、即所以敬

其長也。孝悌為人之本。本立而道生。可不慎歟。

悌篇【緒餘】

女子之悌。行於兄弟姊妹之間者易。行於妯娌姑嫂嫡庶之間者難。蓋兄弟姊妹。氣分一體。情性相關。親愛出於天然。休戚自易相顧。至妯娌、以異姓而處人之骨肉。同時為兄弟之斧斤。最易構釁起爭。化同為異。是故妯娌以寬和。娣以恭順。則妯娌無不合矣。其姑嫂、則父母無終身之依。姊妹非緩急之賴。每易恃目前之城社。傷日後之松蘿。是故姑宜愛敬。嫂宜慈仁。則姑嫂無不協矣。推而言之。嫡庶非同胞之親。無皇英之懿。而欲其志同道合。不亦難乎。是故夫道嚴正。嫡道寬慈。妾道柔順。三善合、而太和在閨門之內矣。

忠篇【緒餘】

夫忠、德之正也。唯正己可以化人。惟正心所以修身。故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誠則敬。說文。忠、敬也。從心、中聲。注曰。敬者、肅也。未有盡心而不敬者。箋曰。盡己之謂忠。故忠有誠義。論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所謂反身而誠。然後能忠是也。

忠篇【緒餘】

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又曰。忠告而善道之。此皆教人以善之義也。王曾原忠篇云。忠之義大矣。忠之理微矣。忠者、中心也。中於道而合乎心之謂也。中不合道。則理有倚偏。道不中心。則道有未盡。故不偏不倚

之謂中。中道中心。忠名乃定。忠之義則無所不包。大而格天地。感鬼神。光日月。壯山河。固社稷。衛生民。小則敦孝悌。和夫婦。信朋友。睦宗族。化鄉鄰。厚風俗。且不特為人宜忠。而自為亦當忠。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篇【緒餘】

忠者。所以盡心也。非專指忠君言也。凡忠於天。忠於國。忠於主。忠於友。皆忠也。食人一日之祿。必忠人一日之事。受人一事之託。必忠人一事之謀。故孔門一貫心法。忠先乎恕。曾子三省其身。首及於忠。若不盡心。便是虧心。虧心便是欺心。欺心便是欺天。天可欺乎。而女子之忠。當以夫為的。故曰。夫者、天也。天不可欺。夫自不可欺也。知忠於夫。則對於舅姑。對於家庭。對於教育子女。無時不隨分隨事。而各盡其

心矣。

忠篇【緒餘】

女子之忠。對於國家能盡其心者。不可勝數。如李侃妻之守陳州。鄒保英妻之守平州。古玄應妻之守飛狐。皆以家僮女伴。厲氣徇城。卒卻強寇。史思明之叛也。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相與歃血勤王。赴營討賊。百世之下。猶能使人壯氣指冠。雖擐甲挺戈。為國敵愾。其事誠未可責之女子。但當此過渡時代。強弱兩派。勢不並立。彼狡焉思啟者。方眈眈雄視。以待天擇。若不得繡旂錦甲。馳突槍風彈雨間。虎帳健兒。安知無甘心巾幗者。而囊括全宇。將待何時。天下興亡。人人有責。盡心女子。盍興乎來。

信篇【緒餘】

夫信、德之固也。說文。誠也。從人從言。會意。是知人言之不可不信也。言必有信。可以踐交遊之然諾。可以化倫類之猜嫌。可以孚州里蠻貊之心意。信、則民任焉。故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古帝王之治天下。上信下行。而人民崇之。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可以去兵。可以去食。而不可以去信。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信篇【緒餘】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中庸云。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徵。不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君臣之間必以信。而君民之間亦必以信。豈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可不信乎。

歐陽修曰。嘗讀周鄭交質篇。信不由衷。質無益也。不禁反覆思之。竊謂信必由衷。自信始可以信人。吾人持身涉世。全賴信為維持。蓋信居五常之後。而貫八德之中。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非信無以成其德而篤其倫。若謂信專屬朋友。猶不足以盡信之量也。

信篇【緒餘】

信者。所以立世也。一片真誠。無一可假。無一可偽。人參三才而立。倫常最重。五常、信居其末。而仁義禮智。實皆不可假。故信貫五常。五倫、信屬朋友。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實皆不可偽。故信又貫五倫。其為德也。心口如一。言行相顧。歷始終而弗貳。處常變而不移。大信不約。豈僅在然諾盟誓間乎。女子之信。尤以守貞為主。故大易言坤之體曰利永貞。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貞一不二。信守靡他。則

得矣。

信篇【緒餘】

女子之信。不惟從一而永終。抑且剛方而正始。所謂守貞也。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為耳目所變。迹不欲為中外所疑。然後可以成清潔之身。全堅貞之信。何則、男子事業在六合。苟非嬖倫。小節猶足自贖。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玷。萬善不能掩瑕。然居常處順。十女九貞。惟當困苦顛連之際。金久煉而愈精。滓泥污穢之中。蓮含香而自潔。則守節死節者。亦什九也。然皆為婦德。能死者未必不能守。能守者未必不能死。或死或守。亦各全其信耳。碎玉一朝。與茹荼百歲。無所軒輊。苟非勢迫無奈。固無庸強踐舊迹爾。

禮篇【緒餘】

夫禮、德之範也。教人遵上訓下。履行人倫規矩也。說文。禮、履也。所以祀神致福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禮字從示從豐。豐、行禮之器也。不知禮。無以立。禮之體。敬為主。禮之用。和為貴。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上則優賜有加。下則鞠躬盡瘁。禮行於君臣矣。定省溫清。出告反面。禮行於父子矣。外內位正。和而有別。禮行於夫婦矣。長幼有序。伯友仲恭。禮行於兄弟矣。樂群敬業。毋相聚以邪談。禮行於朋友矣。

禮篇【緒餘】

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倫常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不立於禮。非禮無行也。呂東萊曰。夫禮也者。所以定尊卑。明貴賤。辨等列。序少長。習威儀。人所不能外其規矩者也。

而況朝廟禘獻。非禮不能昭其誠。冠婚喪祭。非禮不能盡其情。賓朋酬酢。非禮不能表其敬。禮之為用。豈可須臾離乎。人能以禮制心。則奸盜詐偽之端必不作。人能以禮制事。則犯上作亂之事必不為。故禮也者。持身涉世之要端。亦即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禮篇【緒餘】

禮者。所以節文也。人之所異於禽獸者。以禮故也。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禮以誠敬為體。以威儀為用。以中正為則。以謙讓為主。本天殺地。不失乎人倫規矩。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謂守程四箴也。女子則以順為正。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謂之三從。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謂之四德。禮記內則等篇。敘論綦詳。至若班昭著女誡。徐后垂內訓。若昭著女論。王氏述女範。皆女子之深明於禮者。

也。

禮篇【緒餘】

女子之禮。謹飭身心。慎修名節。溫柔卑順。則事人有禮矣。恭肅端莊。則持身有禮矣。在家則盡其禮以事父母。出嫁則盡其禮以奉舅姑。有子則盡其禮以教兒女。至於四德。尤所當知。婦德尚靜正。婦言尚簡婉。婦容尚閑雅。婦功尚勤慎。四德備則禮備。雖才拙性愚。家貧貌陋。不能累其賢。四德亡則禮亡。雖奇能異慧。貴位芳姿。不能掩其惡。事人以禮。守身以禮。正家以禮。教子以禮。方得為巾幗完人。否則悍妒淫僻。無所不為。禍夫家。羞母族。誦相鼠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之句。將無地自容矣。為女子者。尚其以禮為大防哉。

義篇【緒餘】

夫義、德之宜也。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古者書儀為義。書義為誼。義之本訓。謂禮容威儀出於己。故從我。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謂仁必及人。義必由中斷制也。从羊。與善美同意。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是故見得思義。見利思義。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義、人之正路也。行義以達其道。則無往而不咸宜矣。

義篇【緒餘】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見義不為。無勇也。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呂蒙正曰。五倫八德。非義莫能成。父子無義。則瀆倫之

事興。君臣無義。則僭竊之亂作。兄弟無義。則蕭牆之禍起。夫婦無義。則離異之端兆。朋友無義。則傾陷之機伏。故義者。至剛至正。有嚴有法。無偏無黨。義之所在。凜若春雷。肅若秋霜。而不可犯。其規矩至嚴。准繩至正。無物不可。無時不然。義固不止於一二端見也。

義篇【緒餘】

義者。所以處事也。凡人作事。須處處合乎天理。順乎人情。五倫之中。無時無地。不能離一義字。茲姑不論。第就女子之義言之。閨貞自守。克盡女道。父母弟昆。力為維護。是謂義女。出嫁相夫。孝事舅姑。和睦妯娌。感化鄉鄰。是謂義婦。或居側室。安分守己。敬事大婦。不奪專房。是謂義妾。夫亡守節。撫孤教子。不肥私家。克保夫產。是謂義母。既字夫故。守貞母室。或為撫繼。從一而終。是謂義姑。他如義婢乳保等。尤

足多已。

義篇【緒餘】

女子之義。當以名分所在。各盡其責。盡其責所當盡。即為盡義。本乎自然之性。而出乎相感之情。其志也潔以貞。其行也勤以固。刀鋸在前。虎狼在後。一若無所聞知。悍然而無所慮。恬然而無所疑。百折不撓之概。直足以懾鬼神而破金石。皎乎如日星之炳而不可及。巍乎若山嶽之峻而不可登。浩乎若江海之淵而不可窮。懍乎若宗廟之嚴而不可瀆。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至若命之不穀。時與願違。朱顏無自勉之方。白刃豈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他圖。則舍生取義。亦足多矣。

廉篇【緒餘】

夫廉、德之節也。說文。廉、仄也。从广、兼聲。仄、謂側邊也。堂之邊曰廉。因堂廉之石。平正修潔。而又峻角峭利。故人有高行謂之廉。其引申之義。為廉直。為廉明。為廉能。為廉靜。為廉潔。為廉平。總言之。不外乎氣節清高。品行峻潔。而無利蔽之私。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又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蓋廉者、恥於貪冒而不為。故俗習專以不貪為廉。不貪、特廉之一隅也。謂廉為德之節。須如勁節之不可屈耳。

廉篇【緒餘】

孔子曰。古之矜也廉。是言其持守太嚴。雖有不圓和之偏處。而其勁節不屈。猶不失為廉也。胡瑗原廉篇云。夫士子讀書。所學何事。本欲出而致用。為國家作棟樑。為兆民謀幸福。急宜廉隅自飭。清操自勵。以不

貪為寶。學古聖賢之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雖貧而不受賂金。雖渴而不飲盜泉。以天地為心。以萬民為命。決不至失其節操。入瓊林玉樹中而迷其性。登仕圖版籍而異其心。果能如此立心。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安民。而民無不安矣。

廉篇【緒餘】

廉者。所以立志也。人各有志。孰不喜清高而惡污濁。惟或為環境所迫。或為衣食所累。利欲乘之。致有志不能自立耳。果能立志。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比德於玉。不齷不謙。廉至極處。可以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成太古風矣。女子之廉。尤以勤儉為本。每見貪安逸。尚服飾者。卒流於貧困。而驕奢淫佚。亡國敗家。莫非不廉所致。女子能廉。則可以養成其夫若子之清德。家道有不從此日隆乎。

廉篇【緒餘】

女子之廉。當其承歡膝下。深處閨中。惟父命之是從。無冶容之為悅。蘭姿蕙質。何事鉛華。玉潔冰清。不資錦繡。許字則聽之天命。莫擇富豪。于歸祇盡於人倫。奚須粧飾。其為婦也。不在掌夫家之管鑰。不計享舅姑之田園。先人若有所遺。儘歸娣姒。母家或有所贈。盡獻翁姑。井白勤操。謀生自給。衣食儉約。日用有餘。尤宜嚴閨閫之清操。杜良人之貪念。既生有子女。更須教導於幼稚。以為先入之基。一瓜一果之弗貪。一絲一毫之不苟。庶幾達則甘受粗糲之養。不願為牲鼎之烹。窮則不取非義之財。亦不為非分之事矣。

恥篇【緒餘】

夫恥、德之基也。說文。恥、辱也。从心、耳聲。會意。取聞過自愧

之義。凡人心慙、則耳熱而赤。是其驗也。乃教人知羞免愧。歸乎天良也。蓋人性本善。習而為惡。天能使人性有善而無惡。不能使人有習而不為惡。故賦以羞惡之心。俾起一惡念、則驚。行一惡事、則恐。既驚且恐。則必速止其惡。以返於善而性乃不為習所奪。故恥大有功於性。恥心發現。即是天良。即是明德基本。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恥篇【緒餘】

孔子曰。知恥近乎勇。王曾曰。知恥者、可以行人之所不能行。任人之所不能任。萬不至冒貢非幾。為奸盜詐偽。自取亡身辱親。敗家亡國者也。夫八德而以恥字終之。是恥居八德之終。實全八德之道。如子不孝於親。弟不恭其兄。可恥之甚也。不忠不信。無禮無義。臨財苟得。臨難苟免。不尤恥之又甚乎。夫士為四民之首。而不知恥自愛以愛人。惡在其為

士乎。果能立心堅貞。守身圭璧。暗室不敢欺其心。仰不愧。俯不忤。不難為天地之完人。而聖域賢關。亦不難入也。

恥篇【緒餘】

恥者。所以潔身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既有此天良美德。無恥即是無良。古人謂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良心若死。身在何益。故曰。恥之於人大矣。又曰。人不可以無恥。女子幽嫺貞靜。其恥德本優於男子。德之不修。言之不慎。容之不正。功之不勤。以及三從之不得其正。皆婦女之可恥者也。推之不孝不悌不忠不信無禮無義無廉。則可恥孰甚。須知女子之身。潔如白璧。父母遺體。重若黃金。故八德以恥終焉。

恥篇【緒餘】

女子之恥。莫大於失節。而取憐仰食。猶其次焉。故程子有言。餓死

事小。失節事大。女子而不知恥。小之則冶容競麗。大之則蕩檢逾閑。每因一念之差。卒致終身莫贖。不特羞污一己。玷累一生。抑且辱及舅姑。辱及父母。辱及夫家門戶。辱及母家弟昆。甚至戚族含羞。子孫蒙垢。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女子有恥。則於父母舅姑。即可為孝。於兄弟。姊妹。即可為悌。於夫主即可為忠為信。而其待人也必以禮。其處事也必以義。其接物也必以廉。德必修。言必慎。容必正。功必勤。三從必正矣。故恥足以賅女子之萬行而無遺焉。

文化是
民族的靈魂
教育是文化的
生機

淨古



華藏淨宗學會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禁止販售，請勿擅改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All the Dharma material in this association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Please don't sell it nor alter any content without authorization. Any reproduction or circulation is appreciated.